

DIANJI SUZHOU HAIMING CANGBEN

典籍苏州海明藏本

——书影苏州二辑

朱海明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DIANJI SUZHOU HAIMING CANGBEN

典籍苏州海明藏本

——书影苏州二辑

朱海明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典籍苏州海明藏本:书影苏州二辑/朱海明著. —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672-0937-4

I. ①典… II. ①朱… III. ①书影—收藏—中国—现代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7414 号

书 名:典籍苏州海明藏本
——书影苏州二辑

著 者:朱海明
策 划:董 炎
责任编辑:董 炎
装帧设计:吴 钰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印 刷: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0512-65225020

开 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16.25 字数:265 千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72-0937-4

定 价:92.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序一】 为苏州文化增辉

放眼世界，恐怕很少有像苏州这样的城市，历史上具有如此众多的藏书家。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编著的《江苏藏书家史略》一书收录藏书家490人之中，苏州就有257人，占了一半以上。

苏州历代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之说，据苏州地方志记载，早在宋元之际，苏州藏书之风已渐浓厚。

明代苏州藏书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藏书楼，弘治时期有吴郡“金兰馆”；嘉靖时期有吴郡金李“泽远堂”、袁褰“嘉趣堂”、顾春“世德堂”、沈辨之“野竹斋”；万历时期有吴县钱谷“悬馨室”、长洲许自昌“梅花墅”、苏州府常熟县赵琦美“脉望馆”、东吴徐时泰“东雅堂”、长洲陈仁锡“阅帆堂”；崇祯时期有吴县赵宦光“小宛堂”、海虞（常熟）瞿式耜“耕石斋”等。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正德时期长洲顾元庆“大石山房”和崇祯时期苏州府常熟县毛晋“汲古斋”。

清代苏州藏书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当时著名的藏书楼有长洲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苏州府昆山县徐乾学“传是楼”、常熟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和“也是园”、张金吾“爱日精庐”、张仁济“照旷阁”，以及瞿绍基“铁琴铜剑楼”等。

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苏州藏书之风仍很浓厚。比较著名的藏书家有：潘祖荫、吴梅、邓邦述、叶昌炽、金天羽等，其中藏有宋元精槧、旧钞、名校等善本、珍

秘未传之本。

文化渊源的深厚，积聚着望族大家，也形成了苏州尚文好学的民风。藏书蔚然成风，寒俭之家亦有百册，富家更是琳琅满目。真是显者世世相承，穷居者纷起效尤。“家家礼乐，人人诗书。”“家弦户诵”，纺车伴着读书声，其情景是何等别致，寻常百姓，耳濡目染，见多识广，也能诵习。归有光曾说：“吴地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

然而，中华民族历经战乱，饱受灾难。历史上，在所有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日本是掠的夺中国古籍最多的国家。日军侵华期间，苏州被抢掠的公家古籍有据可证，但民间被掠去或损失的却不知有多少。“文革”期间“破四旧”成风，民间古籍也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民风在苏州代代承传，各个层面文化群体影响深远。我认为，一个地方文化活动之昌盛，社会风俗异于他方，经济才能发达。也就是说，经济与文化、地望与风尚、人才与环境统一到一个整体中，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才能形成壮观宏景。

近年来，在书香社会构建中，涌现了不少藏书家，但古籍收藏却是鲜见。作为藏家，著书立说更为难得。

古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标本，是传承文化符号的载体，是历经数代的珍贵遗产。本书展示的仅是朱海明先生古籍收藏中苏州层面的一小部分。据我所知，朱海明先生古籍收藏已达万卷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珍稀本，有的还是善本。历史走到现在，能收藏古籍万卷，注定是艰苦的寻访和无限心血的倾注。

我们应该感谢朱海明先生为苏州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如果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没有一种热爱，是做不到这一些的。人类的精神文明，需要海明先生这样的人去成百世之事，从而以史为鉴，以贤为师，启迪后人。是为序。

北京大学教授 王余光

2014年4月21日

【序二】 为苏州文化续脉

“同饮一河水，共望一月高。”海明与我同是从苏州相城区黄埭卫星村走出来的，原始的乡情让我关注着他的成长。海明常对我说，虽然这片土地给予了他过多的苦难，但他还是报以她深情一瞥。时间过得真快，海明也早已步入“知天命”的年龄了，虽然海明遇见我时的那份尊敬还是像近二十年前部队归来时那样，但如今的海明真让我刮目相看了。

海明出身贫寒，他的家庭在当时村里是出了名的贫苦，海明从小在生活的底层经受了苦难生活的历练，由此转化成一种奋发图强的动力，这种动力是那样强大和持久不衰。虽然命运并没有为他实现自身抱负提供种种有利的条件，但他立志为自己开拓了人生的道路。他从军十多年，在部队曾荣立5次三等功，30多次受到嘉奖、被评为先进。我对此感慨太多，太多。我有机会翻阅过他的许多立功受奖证书，其中有岗位练兵和专业技术方面的，有学雷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也有诸如抗洪抢险方面的，更多的则是由海军政治部颁发的新闻报道的获奖证书（这在海军来说，应该是非常高的荣誉了）。更让我惊诧的是，他论文写作体现了极高的理论水平，他的政工研究论文有多篇获得福建基地政治部一等奖；他的新闻报道量多质高，成绩颇为丰硕，

他曾在最基层的海岛被选送到北京海军报学习，这也足见他在新闻报道专业上的特别优秀。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不俗的成果，他发表的诗歌、散文文情并茂，很有意蕴。很难想象，他这个“兵”在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是怎样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我知道那个年代获得的荣誉不可能带任何杂质。可见他不但积极要求上进，特别能吃得起苦，而且真的是才华出众，样样出色。对于部队，他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和汗水。

我明白，海明有一种天然的秉赋，有一种永不减退的激情和顽强的意志。只要自己认准的事，他总是豁出命来干，不知疲倦，甘之如饴，始终要以全部的生命力量喊出自己的声音，凭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人生的艰难。

改革开放大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流形态让军人的荣耀淡化，已在军官队伍里立志从军效命的海明因为十多年海岛军营的积劳成疾，终因突然生病离开了军营。这时候的海明处于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他犹如离群的孤雁，尝够了人世的冷漠，孤立无助，四处碰壁，还有太多说不尽的人为制造的风刀霜寒的环境，他面对的可以说是生存的艰难，后来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海明真是杀开了一条血路。”这也是圈内人的普遍同感，还有人说：“怪就怪他太有能力。”从部队归来，他干的是当时最弱势的媒体，做了一个电台记者。要知道，当电视刚兴起时，电台记者是何等的边缘化。然而他任劳任怨，一干就是七年。命运似乎从来不给他好的机会。一个本来每年亏损的有线电视台，需要有人挑担，他请缨立下军令状，不但承担员工全部负担，还贡献纯利润达千万元以上，那时的千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业绩证明了他在经营方面也特别能干。

离开电视台的海明已近天命之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一切从头开始，他闯出了自己的人生新路。五年过去了，他的公司的收益年年在增长。

开公司搞经济，在这个竞争愈加激烈的年代，对于老板来说已是够辛苦和繁忙的了。然而海明还进行着文学创作。我知道，这是一个耗费心血的事业，然而他依凭自己的执着和意志，接连出版了散文集《我也是海》、报告文学集《为奋斗而歌》等，这让我大为惊诧。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在一手搞经营、一手搞创作的同时，却划出了人生的第三条轨迹，那就是收藏。这体现了他着力于文化投资和古籍收藏的先见之明。据我所知，他至今已收藏了上万件清代民国古籍，这一成绩在国内恐不多见。此外，他还有字画收藏，拥有五百多名清代、民国和当代书画家的作品。这些藏品的收藏不但要有财力，要有眼力，更要不辞辛劳、花费无限心血。

海明不断收获着业绩，但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十分俭朴，可以这么说，他从来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品牌西服，他笑着对我说，到商场买西服，价码都在几千元，到小巷的小店里量身定做，也就几百元。然而，他对于收藏却是那样慷慨大方，对于下层员工却是那样富有人情和真诚。

海明就是这样一位情感丰富而又执着探寻生命意义的人。海明似乎与海有着不解之缘，也许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海”字，他冥冥之中就对大海具有难以割舍的情结。他的散文集《我也是海》居然把自己和大海完全融汇在一起。他在《相识大海》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自江南来，撑一支竹篙，闯进你宽阔的胸怀。当我探头迎着你深情波光时，感觉到我已怦然心动。面对着大海，我像是捧着一部流动的史书。”可以这样认为，《我也是海》正是“夫子自道”。

正因为海明具有大海一样的品格，所以他具有热情的文化追求和澄明的精神寄托。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苏州文化有着一种特殊情愫，他“静轩寻书追古贤，莽野觅路溯物源”，我曾在为他的《书影苏州》一书所写

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可以这么说，海明是中国文化遗产极为虔诚的守护者。”

这个世界装饰是越来越多，海明不只是收藏家，而且是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他心无旁骛，殚精竭虑，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不凡气度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意志，开展研究，著书立说，取得了令人击节的可喜成果，他的一些专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苏州历史地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具有令人瞩目的学术价值。

苏州自古风物清嘉，在江南烟雨的写意山水中，在私家园林葱茏的精致回廊上，历史上走出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文化名人。这些文化名人有的以诗书成名，有的以刻书藏书成家，书香绵延，世泽久长，尤其是明清两代，高峰迭起，如钱谦益“绛云楼”，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均独步一时，翹楚书林。

这次出版的《典籍苏州海明藏书》是海明在苏州古籍文献搜求发掘方面的又一可贵成果。全书凡53件，是苏州历史文化研究的珍贵文献。此书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是对苏州典籍的精要介绍。书中藏品相当一部分是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是历史文献性、学术资料性、学术版本性、艺术鉴赏性俱佳的珍品。涉及历史、医学、书法、画作、年谱、名门望族的诗词文赋，其中大收藏家收藏过的明拓颜鲁公《争座位帖》和叶天士的《景岳发挥》四卷等古籍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鉴赏价值。可以说，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他收藏的《书林清话》则是藏家之诗史、书林之掌故，是每一位从事文化研究的必读经典。

二是对特定作品和作者的客观评论。在《典籍苏州海明藏书》一书中，海明先生并不满足于对古籍的一般介绍，而是通过自己的深度研读，对古籍作品和作者进

行客观的分析评论，这些分析评论，往往是至为精辟的。如《清道光刻本俞汝昌〈注解唐诗别裁集〉二十卷》一文，从选录作品、体例、内容等方面对《唐诗别裁集》以及作者在诗歌方面的精深造诣所发表的意见，对沈德潜早年落寞、晚年得宠、最终因文字狱而受株连的人生经历所作的阐述，其尊重历史、推崇前贤、客观公允的研究精神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是对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度解读。《典籍苏州海明藏本》一书涉及许多历史文化事实，作者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丰富的典藏资源，对某些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南社丛刻》一文，就近代史中影响较大的文化团体南社的办社宗旨、成员构成、主要成就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就作了公允的评价。这不但能使读者对苏州近代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可以使读者获得苏州历史文化的相关知识。

海明先生认为：“苏州的历史就是一部藏书史”，此诚中鹄之论。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在他们的生命中默默撰写了一册又一册心血文字，其人虽已经远去，但他们用生命雕刻的书卷依然活在世间。阅读并研究有关苏州的藏书，就可以使我们知晓苏州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不可否认，《典籍苏州海明藏本》一书是作者对苏州地域历史文化所作的又一次开拓性的研究，再次弥补了苏州地域文化研究的缺憾，丰富了苏州历史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借此回到历史的原点，窥见苏州历史文化的悠悠书脉，闻到苏州历史文化的缕缕清香。

拜读《典籍苏州海明藏本》，感怀良多。海明先生有诗云：“青藤遗韵翰墨香，会心深处有真意。”正是有了这一种雅趣，有了这一份担当，海明在文化的大海中，含英咀华，正激活着苏州这方水土历史传统文化的“基因”。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化为他的人生“快意”，

所有的辛勤付出都成就了他的人生价值！他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矛盾的一代人，当我们投身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情就太多太多，被沉重的责任和义务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在精神昂扬又痛苦之中、身心亢奋又疲惫之中拼搏前行，他虽历经苦难又经受磨难，还饱尝委屈，但还是像牛一样埋头耕耘，像战马一样上场“搏杀”。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旅程。海明一路跌爬着过来，是出身卑微，还是他的才气，这其实都不是他的错。对于人生和社会，他奉献和付出了多少？我记得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瞿长林为他一书作序时说过的一句话：“海明的付出和收获真是不能成正比。”我想这对海明也算是一份慰藉。海明倒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说：“人的能力上去了，性格应该下来一点，可就是学不来。”他还说，人生的挫折关键是看你人生一路上遇见了谁，遇见的“小人”越多，坎坷和不幸就越多，如果遇见了能决定命运、影响你前程的小人，不幸就会永远相伴，这可能就是天命的玄机吧，也叫“孽缘”。应该说海明先生与历代仁人志士一样，正是这个城市、这个民族文化之火的守望者与传播者。正是由于他们无私忘我搜求，不辍耕耘，才使历史文化世代传承，绵延不绝。在这里，作为老朋友，在对海明取得如许成就表示祝贺的同时，我还要对具有大海一样胸襟的海明先生表达由衷的敬佩之情。

谨为序。

江苏省首批教授级高级教师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李建祁

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4年5月9日于木渎寓所

典籍苏州·明清卷

【目录】

- 2 明拓颜鲁公《争座位帖》
- 22 清康熙精写刻本谢有焯《古文赏音》十二卷善本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刊
- 24 清道光家刻本潘曾沂《潘丰豫庄课农区种法》清道光八年（1828）刊
- 28 清道光刻本俞汝昌《注解唐诗别裁集》二十卷 清道光十七年（1837）刊
- 32 清道光刻本叶天士《景岳发挥》四卷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
- 36 清道光善本顾千里《思适斋集》十八卷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
- 38 清同治刻本曾朴祖父曾熙文《明瑟山庄诗集》四卷 清同治十年（1871）刊
- 44 清光绪刻本《归震川先生年谱》 清光绪六年（1880）刊
- 48 清光绪刻本《顾亭林先生年谱》 清光绪六年（1880）刊
- 52 清光绪刻本《朱孝定先生编年毋欺录》三卷 清光绪六年（1880）刊
- 54 清光绪刻本《朱节孝先生观复堂稿》 清光绪六年（1880）刊
- 56 清光绪刻本过云楼主顾文彬《眉绿楼词》清光绪六年（1880）刊
- 58 清光绪刻本蔡沈集传《状元尚书》六卷 清光绪十二年（1886）刊
- 60 清光绪刻本严辰《墨花吟馆感旧怀人集》 清光绪十五年（1889）刊

- 64 清光绪刻本吴昌硕《缶庐诗》四卷并别存一卷 清光绪十九年（1893）刊
- 70 清光绪精刻本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八卷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
- 74 清光绪刻本余怀《板桥杂记》三卷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
- 78 实录苏州歌姬的清光绪刻本《吴门画舫录》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
- 82 清精刻王颂蔚《古书经眼录》 清光绪年间刊
- 86 平江逸史陆丙文等册页 清同治至光绪年间刊
- 98 《竹堂正觉禅寺小志》附阳山景福庵纪略 清宣统元年（1909）刊
- 108 《苏东坡书昆阳城赋墨迹》 清晚期刊

典籍苏州·民国卷

- 120 民国线装石印本徐血儿《宋渔父》四册 民国二年（1913）刊
- 126 民国线装铅印本翁同龢《瓶庐诗钞》六卷 民国二年（1913）刊
- 130 《南社丛刻》 民国四年（1915）刊
- 134 民国线装铅印本余十眉《寄心琐语》 民国五年（1916）刊
- 138 民国线装木活字本金鹤翔编郑彦绂《寒翠篔诗集》 民国八年（1919）刊
- 140 民国线装精刻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十卷 民国九年（1920）刊
- 146 民国线装铅印本范其骏《梦余赘笔》 民国九年（1920）刊

- 150 民国线装铅印本张嘉荣《盛泽张氏遗稿录存四种》 民国十年（1921）刊
- 154 著录贞妇民风的民国线装铅印本张嘉荣的《慰志汇编》 民国十一年（1922）刊
- 158 民国线装石印本《黄埭志》 民国十一年（1922）刊
- 170 民国线装家刻本《金阊纪事》 民国十一年（1922）刊
- 172 民国线装珂罗版《恽南田山水画册》 民国十一年（1922）刊
- 176 民国线装碧梧山庄影印周慕桥《大雅楼画宝》四册 民国十二年（1923）刊
- 182 民国线装刻本唐文治《洪范大义》三卷 民国十三年（1924）刊
- 186 民国线装珂罗版《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民国十四、十五年（1925、1926）刊
- 190 民国线装珂罗版《吴谷祥山水》画册 民国十六年（1927）刊
- 192 民国线装铅印本金天羽《天放楼文言》 民国十六年（1927）刊
- 194 民国线装铅印本谢宗素《却扫庵存稿》八卷 民国十六年（1927）刊
- 196 民国线装铅印本狄云鼎《古照堂诗集》上、下卷 民国十九年（1930）刊
- 200 民国线装铅印本俞庆恩《太昆先哲遗书》十八册 民国二十年（1931）刊
- 204 民国线装铅印本张紫琳《红兰逸乘》四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刊
- 206 民国线装石印本张茂炯《艮庐词》二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

- 208 民国线装铅印本高远香《鲟隐词钞》 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
- 212 民国线装吴门孔南炎医术手抄本 民国二十四年（1935）录
- 218 民国线装铅印本蔡宝善《沧浪渔笛谱》 民国二十五年（1936）刊
- 220 民国线装铅印本屈弹山《弹山诗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刊
- 224 民国线装铅印本高吹万《吹万楼诗》十八卷 民国三十六年（1947）刊
- 228 民国线装顾廷龙影印《陶遗墨迹》 民国三十七年（1948）刊
- 234 民国线装铅印本《沈信卿先生文集》十二卷 民国三十八年（1949）刊
- 236 民国张至恒《木渎故事骈言辑注》手稿 民国期间录
- 240 版本学家潘圣一手抄本《凤仙谱》 民国期间录
- 243 后记

典籍苏州·明清卷



八	書	藝
續	續	風
	記	藏

卷一

周易白文一卷

宋刊九經小字本每半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七字上有首

義版心有刻工姓名

周易正義十四卷

影寫東洋單疏本宣都楊愷吾同年守敬遺予為阮文達

公所未見與驚人祕笈也每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字

周易正義序

周易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奉

撰定 自此下分為八段

蘇風藏書記卷一

明拓颜鲁公《争座位帖》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相抗衡并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的书法，以楷书为多而兼有行草。用楷书所写之碑，端正劲美，气势雄厚。他生于楷书流行之际，与王羲之之典型相对，导开书法新风气。

颜真卿，字清臣，官至太子太师，因爵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卒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终年77岁。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郡望出自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是中唐时期书法创新的代表人物，其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神彩飞动。他的书法，既有以往书风中的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陈规，自成一家，称为“颜体”。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中列其书法为神品，并评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大家，他的楷书，向以雄厚雄强著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字，气势磅礴，以《大